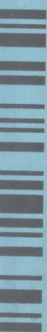


世界通史讲义

(近代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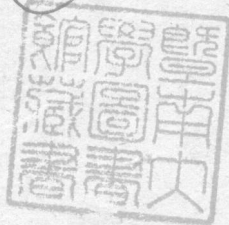


世界通史讲义

(近代部分)

弗·尼·尼基甫洛夫 著

56



杭大政治系翻印

近 代 史

K10

704

2

0228382

932

207

中册目录

第一时期（一六四〇——一八七一年）

第一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人类近代史的开端·····	1
第二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世界 各国（十七——十八世纪）·····	16
第三讲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	33
第四讲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	54
第五讲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国·····	73
第六讲	俄国的革命运动和六十年代的改革·····	95
第七讲	东方各族人民反抗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开始·····	114

第二时期（一八七一——一九一七年）

第八讲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137
第九、十讲	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 （一八七二——一八九八年）·····	148
第十一、十二讲	帝国主义时代初期的西欧、美国和日本 （一八九八——一九一四年）·····	177
第十三讲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05
第十四讲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225
第十五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245



近代史第一时期

(一六四〇——一八七一年)

第一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人类 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史，即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和开始没落的时期，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一次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以前，早在十六世纪末，荷兰曾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一革命具有较大的地方性和局限性。）尽管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英国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余国家中封建制度仍占统治地位（甚至西欧大多数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新的社会形态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中的胜利——这个国家后来对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给予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们有根据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近代史的开端。

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危机就笼罩了西欧各封建国家，而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乃是这一危机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宗教改革、德国的伟大农民战争以及尼德兰革命，都反映了许多欧洲国家封建关系的同一危机，表明使生产关系与性质改变了的生产力相适合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了。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看革命前夜英国的状况。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很少，其中只有伦敦居民较多，约二十万人，而其他城市的人口通常都不超过一万到两万人。这些城市，从它们的

外貌上看，很象大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乡村。

英国农村是封建的。地主的庄园是农村的中心，地主庄园的富有和农民可怜的茅屋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土地是地主的封建财产。农民耕种他所使用的那块份地，必须定期地按照永远固定下来的数额向地主缴纳地租。农民既不能出卖自己那块份地，也不能掉换它，同时如未经地主同意，没有向地主再缴纳一笔钱，也不能把它遗留给自己的后代。甚至那些已将土地正式变为自己私产的富裕农民（当时这样的阶层人数也很多），仍然要向地主缴纳代役租，虽然数目不多。农民在人身上算是自由的，可是，地主对领地居民仍然有一定的审讯和行政管理的权利。农民内部事务由公社即全村会议来解决。

农村中所有居民的份地，包括直接由地主自己使用的在内，都是互相交错的。另一部分土地，如牧场、荒地和森林，由公社共同使用；每一个农民可以在公共草地上牧放自己的牲畜，在公社森林中打柴。自己没有份地的最穷苦的农民，多半都是依靠使用公社土地为生。从秋收到春耕这段期间，取消份地的界限，牲群可以自由地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走动。这几个月里，田地也算是公社财产。

可是，在十六世纪，英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邻国尼德兰以及后来英国本国制呢工业的发展，羊毛销路大增。饲养羊业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地主不再以取得自己农民的地租为满足了，因为按照传统，他是不能提高地租的，何况这时由于“价格革命”，实际的地租额已经减少（当时主要是以货币来支付地租，但货币贬值）。最富有所谓事业心的地主，开始用一道总的栅栏把自己和公社的土地圈起来（所谓“圈地”），并且把这些土地变成自己羊群的牧场，禁止农民的牲畜入内。农民失去了牧场，不可能饲养耕畜和经营自己的经济，结果纷纷破产，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地主常常公开采用暴力将农民从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毁掉妨碍他们的茅屋和村庄。十六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劳动人民和备受压迫者的朋友汤姆士·摩尔当时曾极沉痛地写道：往常是很驯服而温顺的绵羊，“现在变成这样贪婪而凶狠的动物了；它竟吃人，并毁

坏田地、房屋和城市。”出卖羊毛赚得了大量资本，然后这些资本便被投入工商企业。资本在一端积累起来了，工人则在另一端增加起来了。这些工人就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流浪在全国各地，或死于饥饿，或为了几文钱什么工作都得去干。闲置资本和廉价工人大军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条件。

在这一初期，资本积累的另一来源是海上贸易和海盗行为，而后者尤为重要。英国商人以自己的海盗行为“驰名”每一个海洋。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直到现在仍以缅怀往事的心情忆起德雷克以及其他海上“英雄”，恰当地把他们看成大不列颠海上威力的奠基者。不仅伦敦、利物浦以及其他港埠的商行，为了搶劫载运金银的外国商队和买卖黑奴，不以装备掠夺性的海上探险队为耻，甚至英国国王本人也不惜和海盗们合作。伊利萨伯女皇就是海盗德雷克向南美海岸实行强盗式远征的股东；远征以后，她获得了自己的那一份“利润”。上述资本的最初形成和生产者——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叫做“原始积累”。

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中，英国工业的发展是和农业中的变化紧密相联的。中世纪时，手工业者独自购买原料、生产商品并自己推销商品，而现在手工工場代替了中世纪的手工业。手工工場是在大机器工业之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在手工工場里，虽然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但是，工人之间已有相当细致的劳动分工：一个人专于一种劳动过程，而另一人则专于另一劳动过程。同时，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都掌握在批发商手里，于是他们便成了生产的实际支配者。手工工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的，即在一个屋檐下有几十人或几百人工作（这是比较高级的形式）；另一种是分散的，即每一个紡纱工人或织布工人都在自己的家中劳动，但是他们从一定的商人那里购买原料和纺织机，然后必须把产品交给该商人。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分散的手工工場仍然占优势。

工业过渡到意味着大规模生产的工場手工业阶段，以及手工业者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及其对资本家的依附，这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质的飞跃。

工商业的发达和在工商业中工作的人数的增长，引起了对农产品的大量需要。因此，商品粮食的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十七世纪初，实行“圈地”的目的往往已不是为了把所圈的土地变成放羊的牧场，而是为了增加可耕地的收入。地主将使用落后技术的农户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把土地租给富裕的佃户即资本家。资本家靠雇佣工人的劳动来耕种土地，使用人造肥料，改进轮种制，并利用贫农无力购买的播种机和其他工具。史料证明：“被圈的”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比没有被圈的、按旧方法耕种的土地要多出两倍至三倍。这就是农作中的资本主义进步。但是，这一进步是依靠残酷地使千百万农民破产和死亡的手段来实现的。

革命前夜的阶级斗争

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初期，在英国发生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零星的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六〇七年英国中部农民反对“圈地”的起义。农民捣毁了地主在田地上架起的栅栏。起义者自称为“掘土派”和“平等派”（这两个名称以后为英国革命中最彻底的民主主义分子所沿用）。封建主当时虽然镇压了自发的人民起义，但是，很明显，人民愤怒的浪潮正在蓬勃高涨，大有席卷全国之势。问题不仅在于“圈地”；人民群众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身受的忍无可忍的封建压迫。有时人们这样议论：既然“圈地”是一个进步的现象，那末反对圈地的农民起义就带有反动性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农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掠夺，并不是为了永远保存封建关系，而实际上是争取另一条更进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农民渴望从封建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客观上也就是要求创造条件，使自己的经济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发展，生产商品粮食，扩大棉纱以及其他家庭手工业产品的贸易。后来，当革命爆发的时候，农民的先进分子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起，对封建反动势力展开了积极的斗争。这就表明了农民认为谁是他们主要的敌人。

不仅农民不满意现存制度，资产阶级也有他们不满的原因。当时国内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都在急剧地进行

着，但政治上层建筑却仍然是落后的、封建的，阻碍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宫廷是聚集反动封建貴族的中心。当时，資產階級积蓄着每一文錢，以便在經營中获得利潤，但是王宮中一小撮貴族却荒淫无耻揮霍大量財富；封建經濟的收入日益減少，而封建主的开支却毫末縮減。国王政府为了开辟新的財源，便不断建立新的“专卖权”，牺牲大多数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将生产或出卖某种商品的权利售与商人中的个别集团。一六二九——一六四〇年間，政府那样大規模地出卖专卖权，竟使生产和貿易都陷于混乱状态；得不到专卖权的企业主紛紛破产，解雇工人，使工人陷入了飢餓和貧困。一部分資本家跑到荷兰去了，而更穷苦的人民——无地可耕的农民和被解雇的工人——則远渡重洋，迁往还未开发的北美大陆，并在那里开始了充滿着同大自然作残酷搏斗的新生活。

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样也引起了資產階級极大的不滿。执政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沒有滿足資產階級渴望跟外国竞争者进行积极斗争和搶夺新市場的要求。英国腐朽的封建政府，已經不能順利地結束它在十七世紀前几十年內所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了。

革命前英国国内情况的特点是：統治等級——英国貴族間不是團結一致的。很大一部分貴族，特別是中小領主，按其經濟地位和社会地位來說，都非常接近于資產階級。这些新地主不再滿足于少量的地租了，他们热中于經商，并开办了一些附設的作坊——制革厂、磨坊、制毡厂、啤酒酿造厂等，因而也就日益浸透着資產階級的观点和情緒，日益与資產階級接近了。他们坚决反对宫廷集团和那些按照古老方式把自己全部經濟建筑在封建地租上的旧式地主。

在英国，多年以来（自十三世紀起），就有等級代表机关——国会与王权并存。在封建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有类似的等級會議。英国国会有两个議院。上議院，即貴族院，其中的議員都是上层貴族，他们凭世袭的爵位参加国会。下議院，即众議院，由英格蘭各行政区以及大城市的代表组成，其中大多数也是貴族。但是随着英国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国会的階級成分也改变了。十七世紀初期，下議院的大多数議員都是“新貴族”。这种新貴族在形式上属于貴族

等級，其实在階級关系上，他們和資產階級的接近甚于和旧式封建主的接近。国会（更确切些說，是国会的下院）很快变成了极其重要的机关，因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在一起，可以利用它来表达他們对于封建政府政策的不滿。

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滿情緒表現在两方面。首先，它表現在各种宗教派別在英国的流行。这些宗教派別反对英国官方教会，要求信教自由。在英国，和大多数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資產階級思想反对封建統治思想的斗争，采取了“誠实的”、“純洁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們自称为“清教徒”，意即“純洁的”）反对荒淫墮落、“背棄信仰”的教士們的宗教形式。道貌岸然的人們穿着黑衫，爱好劳动，節約到吝啬的地步，信教信到狂热的程度——这就是同上升的英国資產階級血肉相联的清教徒的面目。国王政府对清教徒反对占統治地位的教会的言論感到惊惶不安，于是动用了監獄和劊子手的斧头，对清教徒进行残酷的迫害，但政府終于无力根除这种“異端”。

資產階級对政府政策的不滿情緒还表現在国会的會議上。資產階級对于統治階級屡次侵占自己的財產感到非常不安。新稅則，出售专卖权，沒收財產，以及駐军的騷扰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使資產階級对明天失掉信心，同时意味着根本不存在資本主义积累的起碼条件，即生命財產的保障。当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在位时（他是一六二五年即位的），在一六二五、一六二六以及一六二八至二九年間先后召开过几次国会，但每次国王和国会之間都发生了劇烈的冲突。众議院坚决主張：非經它的同意，国王无权实行新稅則。最后，查理一世干脆不再召开国会了，于是自一六二九年三月到一六四〇年四月这十一年內，国会一直沒有召开过。

革命的开始

国王政府以为无須国会的拥护也能够支撐下去的企图，終于失敗了。政府所实行的新稅則收效甚小，并且激起了全体居民異常的憤怒。当一六三七年苏格兰人反抗英国人的民族压迫的起义爆发后，查理一世需要金錢来鎮压起义，終于不得不再一次向資產階級要錢，因

而在一六四〇年召开了国会。这次国会总共存在了两周，所以被称为“短期国会”。“短期国会”在对国王的态度上一开始就采取了独立的立场，以致国王赶快就把它解散了。解散国会的消息在伦敦掀起了雄伟的抗议游行。一六四〇年五月六日，一群帮工、学徒、水手和短工冲向国王的一个宠臣的住宅，并且打算把它烧掉。一周以后，首都又发生了风潮，同时开始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在乡村里，农民集会，控诉地主，并且在有些地方还打算占据国王和贵族的森林和游园。革命在全国开始了。

一六四〇年十一月，对苏格兰人作战遭到新的失败后，又重新召开了国会。人们把这次国会叫做“长期国会”，因为它连续举行了十二年以上，一直存在到一六五三年四月。反对派的代表仍然在国会中获得了多数。“长期国会”半数以上的议员都是曾被解散的“短期国会”的代表。国会开始采取坚决的行动：逮捕并处死了两个在实际上左右政府的国王宠臣；同时通过决议说，除它自己以外，任何人均无权解散现在的国会。

很快就演成了国王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公开冲突。国王率领军队亲临国会，企图逮捕反对派的领袖，但是那些人都已经躲入“西蒂”（The City）——伦敦的中心区，银行和商业机构所在地。人民都涌到街头来保护反对派的领袖。从附近各地跑到伦敦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队伍汇合在一起。这时，国王眼见自己在首都的地位不利，便逃出伦敦，接着于一六四二年八月向国会宣战。

英国革命巨大的优越条件，在于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封建强国能够以公开武装干涉的方式来援助英国的反动派。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前一世纪最强大的力量——西班牙，在和奋起反对它的尼德兰长期作战之后，已完全衰落了。另一个欧洲强国法兰西，到本世纪后半期还没有摆脱人民起义和封建叛乱。此外，法国和西班牙又由于彼此长期斗争而削弱了。德国也经历了痛苦的三十年战争，因而陷入了极端衰弱和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态。俄国、波兰和瑞典正全力地忙于彼此间的斗争。这样，英国当时可以不必耽心外部的侵袭。同时，英国的岛国形势也起了防止外来侵袭的作用。

因此，在英國內战中，反动派只能指靠自己的力量。

那末，双方力量是怎样的呢？

封建貴族和僧侶拥护国王。站在国王方面的，有北部不太发达的区域、封建制度依然牢固的威尔斯半島和康华尔、落后的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伦敦、英格兰的整个东南部以及國內其他地区的工业城市都拥护国会。这是英国人口最稠密、經濟发达和富足的地区。英格兰的落后山区支持王党，长老派势力强大的苏格兰平原地区拥护国会。国会方面拥有比王党大得无比的力量。可是，国会陣营内部却不是团结一致的。

资产階級和“新地主”最富有的阶层，惧怕民主运动的增长甚于惧怕国王的胜利，因此他们忙着要“結束”革命。代表这些阶层利益的就是所謂“長老派”的政党（長老派一詞就是教會改革拥护者的意思）。長老派在国会中拥有多数，而且領導着军队。他们消极地、勉强地和国王进行着斗争，同时却更多地想和国王妥协；有好几次，国会军都放过了給国王以迎头痛击的机会。

资产階級和“新貴族”的中等阶层，同样也有些惧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希望無論如何不要让革命跑得太远，企图保留一些能够帮助资产階級控制人民群众的旧时的残余，如国会选举中的財產資格，某些封建义务，而主要的是资产階級化的地主的大地产。同时，他们也拥护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王党进行比較坚决的斗争。

代表他们这种观点的，是自称为“独立派”（即宗教自由的拥护者）的政党。由此可見，这两个政党所爭取的物质利益，都是用宗教意图的外衣掩盖起来的。独立派执行着利用群众革命热情的政策，以便战胜封建制度，然后使资产階級能够完全把胜利果实攫为己有。

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即英国人民中最广大的阶层的利益的，是名为“平等派”的政党。平等派主要是从政治上来了解“平等”：他们要求实行普选，建立共和国，实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这些都是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将会促进資本主义关系最迅速而自由的发展。平等派的領袖里利本是一个有才干的政論家。在国王当权时期，他曾因从事革命活动坐牢，到革命爆发时才被

释放出来，但不久又被关进了监牢。不过，这一次是根据资产阶级国会的命令。民主派的活动引起了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恐惧。

内战的第一阶段

国会仅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措施。它废除了英国教会作为国家教会的资格，没收了国王及其拥护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卖给了商人、银行家和新式地主。在买卖没收来的土地中，国会里那些以全部清教徒善行的花冠装饰起来的生意人，从中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但是，除了新的苛捐杂税以外，国会却什么都没有给与人民。不满和失望的情绪逐渐在人民中间增长着。

在国会的轄区内，开始出现了许多宗教派别。这些教派的聚会地，实质上起着人民俱乐部的作用；人们在那里发表演说，反对现存政权。而在国会军和国王军进行战争的地区，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被称为“执棍者”（因为，他们主要的武器是棍棒），人数达五万人之多。“执棍者”既反对国王的军队，也反对国会的军队。因为从农民的观点看来，不管国王军也好，国会军也好，同样都是搶劫农村的。

拖延的战争以及人民运动的增长，逼使资产阶级考虑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加速取得对国王的胜利。奥里維·克伦威尔便是这种要求的表达者。他是“独立派”的领导人之一，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典型代表。这是一个精力无限充沛的人物，一个卓越的组织家和统帅；从外表上说，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教徒，说话时经常引证圣经。他拥有亲自指挥的騎兵队。这个騎兵队是招募一个地区的清教徒农民而组成的；那个地区当时是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克伦威尔希望利用农民的热情去反对王党。在整个国会军中，克伦威尔的騎兵队是最英勇善战的。克伦威尔的騎兵们团结在共同的信仰之下，遵守纪律，唱着宗教歌曲进入战斗，有“铁军”之称。一六四四年，“铁军”使国会军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克伦威尔及其拥护者，要求以“铁军”为榜样实行全军的改革。

一六四五年初，国会通过了改组军队的决议。独立派代替长老派

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掌握了军队，建立了“新军”。“新军”是仿效克伦威尔的騎兵队组织起来的，并且在社会成分上也和它相同。克伦威尔本人成了副总司令和騎兵司令（在当时的軍事技术水平下，騎兵还是主要的兵种）。在一六四五年六月納西比村战役中，国王军实际上被消灭了。国

会军的这次胜利，正是实行军队改革的結果。国王逃往苏格兰，但在一六四七年一月被苏格兰的首領们以金錢为代价出卖，結果被捕。自此結束了国王与国会之間的战争的第一阶段。納西比村战役之后，国会军立刻把武器掉过来反对“执棍者”，并在一六四五年八、九月間，残酷地鎮压了这次农民运动。

资产階級和新貴族认为革命已經結束。国会甚至决定解散革命军。但是士兵中間平等派的影响很大，他们拒絕遣散。他们选出了士兵代表委员会，并且要求进军伦敦。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军官们，决定出来領導起义军队，以便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最后扑灭起义。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代替士兵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军队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军官。此后，军队占領了伦敦，并在实际上掌握了政权（一六四七年）。

在军队委员会内部，开始了关于英国应建立何种制度的爭論。平等派主张普选，虽然还不够彻底。可是，这样的民主措施吓倒了独立派，他们惊慌地說：穷人必然要选举穷人，当选的穷人以后会通过种种“破坏所有制”的法令。在某些部队中，爆发了拥护平等派的起义。但，克伦威尔鎮压了起义，并解散了军队委员会。原来英国革命中的民主派是极端軟弱的，他们无力坚决地对抗大资产階級和新貴族。

內战的第二阶段

反动派的新进攻促成了革命的新的高涨。国王从監禁他的宫里脫逃了，继而发动了反对革命陣营的第二次战争（一六四八年春）。复活了的封建反动派的进攻，逼迫资产階級又来爭取人民的支持。教会独立派和平等派結成了同盟。军队重新开赴战場，并事先宣誓說：一定要使“血債纍纍的查理·斯图亚特”受到审判。国会里的长老派多数对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恐惧，因此，他们在第二次內战中差不多是公开地支援王党了。国会长老派的这种行动，激起了革命士兵莫大的憤怒。在这次战争中，苏格兰的长老派公开站到国王方面，苏格兰军队充当了反动陣营的主力。克伦威尔領導革命军击潰了苏格兰

人，鎮壓了封建叛亂。國王被關進了監牢。勝利以後，軍隊要求解散“長期國會”，審判狡猾的、背信棄義的君主。

克倫威爾的常勝軍第二次開進了首都。布拉蒂上校指揮的龍騎兵佔據了所有通向國會的道路上，用武力把一百四十名長老派代表趕出了國會（所謂“布拉蒂清洗”）。此後，獨立派成了國會中的多數。為了對群眾的壓力表示讓步，他們組成了審判國王的特別法庭。查理一世被判死刑，並于一六四九年一月被送上了斷頭台。君主制廢除了，國會被宣布為國家的最高政權機關。“真命天子”的被處死刑，共和國的宣告成立，這些當時聞所未聞的事情乃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的頂點，乃是首先以軍隊、即數萬武裝起來的農民為代表的民主派所獲得的最重大的成就。

然而，獨立派的共和國並沒有解決擺在革命面前的主要任務——把地主土地轉交給農民。因此，一六四八至一六四九年間，農民運動的新的浪潮奔騰起來了；這次運動，按其性質來說，是典型的貧民運動。運動的參加者叫做“掘土派”。他們宣傳說，君主制崩潰以後，普遍平等占有土地的時候快要到來了。“掘土派”主張首先從集體耕種荒地和其他空地開始，並且在許多地方，他們曾試圖實行這種辦法。“掘土派”的思想家溫斯騰里，主張把用“圈地”的辦法從農民手中奪去的全部土地歸還農民，鼓吹土地和財產的公有。農村貧民的烏托邦要求碰到了一切有產者的瘋狂反對。凡是“掘土派”群眾聚集起來（有時達到幾千人）並企圖着手擅自墾荒的地方，立刻便出現了討伐隊，殘酷地用武力將他們驅散。富裕農民也來搶奪“掘土派”的勞動工具，破壞他們的莊稼，打傷他們的牲口。平等派甚至也起來反對這些“私有財產神聖原則”的破壞者——“掘土派”。“掘土派”的弱點主要在於：他們大多數都不敢發動武裝鬥爭來反抗地主，而是企圖採取和平的手段。農村貧民的運動被鎮壓下去了。

革命的終結

現在嚴重地威脅著大資產階級和新式地主統治的，還剩下一支革命的軍隊了。為了給士兵的不滿情緒找尋一個“出氣孔”，獨立派國

会组织了“轻易而有利可图的”战争，即侵略落后的农业国爱尔兰。当时在爱尔兰，反对压迫者英国人的民族起义已经延续了几年（英国内战时，爱尔兰起义曾被王党利用）。一六四九年，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派往爱尔兰。这支军队烧杀掠夺，恶名昭彰。大量的土地财富落到了侵略者的手里。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以及随之而至的各式各样的无赖之徒和投机家，变成了爱尔兰最大的地主。克伦威尔的士兵在复员时得到的份地，往往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军官。军队浸透了不列颠沙文主义和仇恨“异种人”（爱尔兰人）的毒素，并且被战利品所腐蚀了。在侵略爱尔兰的年代里（一六四九——一六五二），英国军队实际上从主要的革命民主力量蜕化为醉心于军事专政制度的大资产阶级的支柱了。

一六五〇年，克伦威尔离开爱尔兰向苏格兰进军，很快就在苏格兰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苏格兰任何的自治权利都取消了，苏格兰贵族的部分领地也被没收。不过在这里，掠夺的规模比在爱尔兰小一些，因为苏格兰的群山比起爱尔兰的沃土，更少吸引英国资产阶级贪婪的目光。总之，国会对待民族边区的政策，最露骨地表现了刚刚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野蛮的沙文主义。

这时，资产阶级的英国就作为一个积极的侵略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六五二年，英国发动了反对自己的资本主义竞争者荷兰的战争。这两个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获得胜利的两个国家，卷入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恶战中。一六五四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为了进行侵略战争，为了镇压那些尚未被消灭的保皇派，尤其是为了根除一切使革命再向前发展的民主要求，资产阶级需要有铁的政权。战胜苏格兰之后享有宛如帝王的荣誉的克伦威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偶像。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平息，在“平等派”和“掘土派”失败后，这种不满开始采取了日益神秘的、宗教的形式。传教士到处咒骂“长期国会”中独夫们的腐化、受贿和盗窃国库的行为，预言他们的毁灭。不仅下层人民，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也开始抱着同情来倾听类似的言论。由于这种不满情绪的增长而焦急的克伦威尔，